

新苗

XIN MIAO





新

XIN

苗

MIAO

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新 苗

本社編

※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四号

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字数 34,000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,600

出版者的話

本書包括十篇文章。其中有江苏省文化干校推荐的，也有是我們最近从来稿中选出来的。这些作者都是比較新的，作品也都是他們业余的习作。它們都有着共同可貴之处，那就是满怀热情地描写新鮮事物，生活气息极为浓厚。

去年，是光輝灿烂的一年，人民公社如朝阳在地平綫上兴起，全国人民热情地歌唱它，頌贊它，經過这一年人們充分享受了它的哺育、滋養，人民公社的光輝已經照遍了东方。

本書前八篇文章，虽然篇幅很少，但它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民公社成立后，农村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为国家、为集体，已是人們今天的道德面貌；講协作，講团结，鼓干劲，积极生产更是每个公社今天的特色；过去老半輩子受苦受难的年老无靠的农民，今天被公社送进敬老院，过着幸福的晚年；公社自己办工厂，农民开天辟地的亲手造出了洋机器，等等，正是显示了公社特有的威力。看过这几篇文章，我們會更看清人民公社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，它对于发展农村經濟和文化、对于提高农

民生活水平發揮了多么巨大的作用。

讓那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咒罵、誣蔑吧，我們用这些事实給他迎头一棒。

本書后三篇文章，都是描写工人同志在大跃进中的新面貌的。

目 录

- 1、农民造机器.....孔宪林 (1)
- 2、出了两身汗.....唐荣福 (9)
- 3、积肥的故事.....晋杰、兆洛 (12)
- 4、幸福.....晋杰、兆洛 (18)
- 5、夜战寒流.....晋少康 (25)
- 6、毛大家里的“小风波”.....于景元 (30)
- 7、娃娃胖了.....吉翠华 (34)
- 8、雨夜.....胡 均 (42)
- 9、A—44号接触剂.....向 大 (45)
- 10、相女婿.....向 大 (62)

农民造机器

孔宪林

你問李明胜嗎？真了不起，他如今是我們新兴农具厂的厂长啦。噢，你还没听说过这个厂的名字？新兴农具厂是我們东海县光明社两个月以前才建立起来的农具厂，目前正在生产三铧犁、圆盘耙和馬拉收割机什么的。

一天，傍晚的时候，社里挤满了人，大伙正在談論着到城里去修理农具的事。我面朝外坐在門檻上抽烟。李明胜把鞋子夹在肘弯里，哼答哼答地走过来。我問：“你干什么来？汗漉漉的？”

“到县里开会来。”他說着走进屋里去了，对大伙說：“我們办个农具厂，你們說行吧？”一屋人都被他問楞啦。我扭过脸去說：“这太好啦，上級拨来多少錢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发給咱們多少机器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派几个工程师来？”

“也沒有。”

“你怎么寿星唱曲子，老調？”惹得大家都笑啦。可是他還是毫不介意的說：“我們干庄稼活也象軍隊打仗一樣，工具就是武器，武器好才能打勝仗。我們要想多打糧，就要有新式農具，就要一步一步的實現農業機械化，到那時候，老少爷們干活就省勁啦。可是我們不能光等大工廠給我們製造新農具，我們得自己下手才行。”

屋里的人，有贊成的，有反對的，也有不吱聲的。我說：“要論干庄稼活，全社沒有一人不佩服你的。要論辦工廠，這就不敢說啦。不論你怎么說，製造新式農具，沒有機器，沒有工程師可不行。你去看過沒有？人家海州農具廠的機器就和大水牛一樣，一溜一溜地吭著頭臥在那裡，電門一開轟隆轟隆響，耳朵都叫它振聾啦！可是你呢？兩手握著空拳，就要製造新式農具，真活見鬼！”

“沒有機器我們自己製造嚟！他們的機器還不是人製造出來的？”

“雖說機器是人製造出來的，可人家肚里有墨水。你呢？嘿，碗那麼大的字識不到一斗。”

這時，屋里的人亂哄哄的。有一伙青年小伙子朝我走來，說：“趙大叔，你說錯啦，那不是水牛，人家說那是車床。”我說：“車床也是機器製造出來的。”李明勝頓時反問我一句：“天底下第一部車床是那裡來的呢？”我被他問住啦。一屋人也沒有一個吭聲的。那羣小伙子又說啦：“我

看第一部車床一定是手工制造出来的，那时候的人能造，我們干么不能造？哪个硬脑袋敢来和咱打赌？”这一下我的火气直冲到头顶，我用烟袋鍋磕着門檻石說：“就凭你們这些庄稼汉，要能制造出車床来，我就把头割下来在这块石头上甩三甩！”屋里的人，有的手捂着咀笑，有的小声說：“哈，拿着头和石灰石比武啦。”李明胜說：“好吧，老少爷們作个証见，就这么办吧。”

夜已深了，我回家走的热糟糟的，把簑衣鋪在門口，头枕着門檻石躺下来。心里不住的盘算：“八百斤小麦，千斤稻，万斤山芋，我都認輸了，哼！这回說不定得給我摘掉保守帽子了吧。办工厂，自己造車床，吹唄，反正吹牛皮不犯法。”快要鷄叫了，还没睡好，抬起头来一听，啊！滿村里有說的、笑的、唱的、喊的、唏哩咕咚象过年一样。我心想青年人的点子多，我还是去看看的好，一轆轤爬起来，趑着鞋就朝外跑。老伴在屋里咕哝着：“老沒出息，誰叫你吃那么多来。”她还認為我是半夜五更的跑出去出恭哩。

天阴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村西头的破庙里明灯亮烛鬧哄哄的。我从村后轉过去，从庙牆縫里一看，啊！三間庙屋打扫的亮堂堂的，四处漏雨的地方也修好啦。院内又搭起了一个大棚子，地上的青草也沒有了，到处堆滿了木料、鉄絲、鉄棍、碎鉄块、风箱、煤炭。我心里一轉悠，不对

呀，我是在做梦吧。試試看，把左手中指放进嘴里用劲一咬，疼得我从心底里发抖。是我，不是在做什么梦呀！噢，走錯啦，也不对，昨天过午我来这里避雨时，有几个孩子还在这里放牛哩。我四下眺望了一下，不錯，是那个庙，就是变了样子。仔細一看，屋里也堆滿了各式各样的工具，有板子、鉗子、錘子、砧子、刨子、尺子、鋸子……木架上还有一个张着口的大虎头鉗。奇怪，这个虎头鉗咱村只有老李头有，也只有我知道，现在怎么弄到这里来了？

李明胜手里整理着工具，对一个名叫拴住的青年說：“明天一大早下个通知，对大家說，我們自己的工厂办起来了，叫各小队把所有的旧农具都送到这里来修吧。”

“这个我負責办。”

“还有，写个喜报向县委报喜，特別注明，社員們为了庆祝自己的工厂，开展了献物运动，李大叔献出了保存四十多年的虎头鉗……”

剛說完，他母亲走进院里說：“明胜呀，鷄叫两遍啦，从县里开会回来，走了四十里路，晚飯也沒有吃，又干了一夜活，快回家吃点什么吧。”“我不餓，你回家睡吧。我馬上就到七里河去拉砂，天明就要开始做翻砂活呢。”說罢拉着平車，嘴里吹着口哨，头也不回就走啦。

我看到这里，心里有点发慌了。我回到家里，感到一肚子不舒服，可还是不甘認輸。我想：工厂算是叫你們办

起来了，可是这工厂也只能把把鑄鑄，修修理理，我賭的是車床，反正制不出車床來。可我还是不敢放心，我情愿几天不掙工分，也得去腰腰他們。

東方放亮的時候，明勝拉着滿滿的一車細砂光唧光唧的回来了。大家迎上去說：“怎么这样快？来回四十里，走了不到一点鐘？”

“快么？去時忘記帶銑，真急人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回来拿呢？”

“回来拿？時間可不会等我回来再跑。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，脫下褲子，把砂裝进褲筒里，朝車上倒唄。”

“哈哈，你真有办法。”

“你們干的也很快，安排好了就动手作吧。”

党支部書記刘繼和說：“对，我們就是和時間賽跑，爭得時間就是勝利。”

天快黑啦，麻杆子雨刷刷地下着。我先走到李明勝家，蹣起脚，手攀牆頭朝里看。李明勝臉上油光光的，两只手上尽是烏黑的油泥，端起一个水瓢，一口气喝完了半瓢水，手里握着两个混面饅，对家里人說：“有人来找我，就說我到海州农具厂去，明天就回来。”說完拿出筭笠朝头上一磕，褂子往肘弯里一夹，咬了一口饅拔腿就走。他母亲追出來說：“明勝呀！你两天两夜沒有好好睡啦，也

沒坐下吃頓飯。天又黑、雨又大、地又滑、庄稼棵又深，有三十五里路哩，今晚睡睡明天再去吧？”等她說完李明胜早跑得不见影啦。

第二天，晌午的时候，我偷偷的溜进庙前的高粱地里去瞌着。傍晚时，李明胜手里拿着一捆白紙，哼答哼答的走进庙里去，一进门就大声的喊叫起来：“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！”大家轟的一下把他围起来了。他拍了一下胸膛說：“这会可行啦，人家海州农具厂的郭厂长和技师們，簡直比老师对待学生还要关心我們哩，把車床的构造一件一件的講給我們听了，还叫咱們派人到他那里去学习呢！临了又給画了一分图，你們看，大家可以动手干啦。”支書說：“你快回家睡睡去吧。”你猜他怎么說吧。“哈，先叫脛神記个欠帐吧，等造出車床来，再还它帐不算晚。”一个青年莽莽撞撞地說：“哈哈，这下赵大叔的头，可要輸給咱們啦。”我听了这话，打了一个寒颤，一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回家后浑身发冷，一下睡了三天，真沒想到，李明胜欠下脛神的帐，由我替他还啦。一天老伴看出我有心事，就趴在床头上追問我。我說：“我又輸啦，我这一下完啦。”老伴听完了气呼呼地說：“你这个老东西，真是关公卖豆腐，貨軟人硬。社里人哪个不說你的头是洋灰鑄的。这下該砸开来看看啦。我看你快去把那个五十元錢取出来，

买口棺材等着吧。”

“你也盼我死呀？”

“你自己找的嚟。人家李明胜他们，担山不嫌重，下海不嫌深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吃飯，不睡觉，也要干成功。人家是为的啥？还不是为了大伙过好日子。人家一夜就办起一个工厂，社員們为了庆祝自己的工厂，人人去献东西，可是你呢？……”

老伴說到献东西，我心里一轉悠，对！我一轆轤爬起来，打窗台底下掏出我那五十块钱，拿着就向新工厂里跑。厂里的紅旗呼啦啦地飘着，鑼鼓咚咚地响着。我一别气跑到厂門口，心里跳的咕咚咕咚的，又怕又臊。一霎霎鑼鼓停啦，支書在桌子跟前朝大家講話。他說：“我們制造車床成功啦，这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，是大伙的干劲得来的，我們的工厂从今天起就开始制造新式农具啦。现在就开始排队向县委报喜去吧。”接着口号声、巴掌声如轟雷一样响起来。这时我在門口站不住啦，心差一点要跳出来，头里嗡嗡地响，怎么对大伙說呢？我还是偷偷回去吧。不，我不能錯下去了，我認輸，我認錯，我改嚟。我硬着头皮朝会场走去。李明胜伸着两只手迎过来，我脸上火辣辣的。我說：“我……我認輸就是啦，我太不應該，我要迎头赶上，請留着我的头吧。”他笑着說：“哪里話，認輸就夠啦。”我敞开紙包說：“这是我准备买寿木

的五十元錢，先放在厂里用吧。”他握着我的手說：“好吧，以后我們保証給你制个頂好的寿木就是了。不怕你笑話啦，我看他那股亲热劲，鼻尖一酸眼泪就出来了。我要求說：“我也来干工厂行吧？”“那怎么不行！以后，每一个人又是农民，又是工人。”

后来大家就选他当了厂长，你看，这不說着說着就到我們厂啦。你看！真了不起！那是新盖的翻砂厂，那是机器房，那是鍛工車間，那是工人宿舍。那一片都是才制造出来的新式农具，前一排是三铧犁，后面那几排是圆盘耙和馬拉收割机，靠东边摆的是九行播种机和脱粒机……到明年这时候你再来看，那可就更热闹啦。

出了两身汗

唐 荣 福

胡友江到河仓供销社去打油买盐，走到孟家岸，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拦住他，亲热地对他说：“伯伯，你去买东西吗？请你教我几个字。”说着从小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给胡友江看，“老师写给我的，我认不得，请你教我一下吧。”小孩子一对圆溜溜的眼睛盯着胡友江。

胡友江楞了好一会，对那张纸看也没看一眼回答说：“我有紧要的事，你去问学校里的老师吧。”嘴里说着，拔腿就想走，小学生一把拉住他。

“伯伯，教我一遍我就知道了。”

教一遍本来不难，可是胡友江不会教。他想对小孩子说：“孩子，我不识字。”可是又说不出口，顿时觉得脸上热辣辣的，身上直冒汗。

去年当人们说到学文化时，胡友江常常这样说：“学文化是好的，不过象我们这些种田的人，加之年纪又大了，学不学也无关紧要。再说，我活到四十多岁，一个大字不认也过了。”那时候有不少人也这样说，大家也不感

到什么。现在可就不同了。扫盲运动开展了半年多，一般的人都学会了一千多个常用字，唯有胡友江学得不多。民校教师多次动员他学文化，他总是推托说：“人老了，脑筋笨了，学不进去。”

胡友江要走，孩子偏不让他走，就这样纠缠了好一会，小学生看出苗头来了，笑着问：“伯伯，难道你不识字吗？”

这时胡友江的脸通红，什么也没说，胳膊一甩又要走。孩子抢上几步拉住他说：“伯伯，我教你：豆——油——二——斤——洋——油——三——斤——盐——一——斤……”

胡友江这才知道这小子是捉弄他的，他气得一声不吭。小学生还要他跟着念。他本想发脾气，但见孩子一片诚意，只好抑制着心里的怒火，顺着念了几遍。因为他正是要打油、买盐，这几个字他倒记住了。

念完后，小学生给他敬了个少先队礼说：“伯伯，对不起！”便走了。

原来孩子并不是捉弄他。为了配合扫盲运动，学校里把小学生组织起来用种种方法教人识字，造成人人学文化的空气。胡友江遇到的就是从学校里放学回家吃饭的一个学生。

胡友江进了供销社的门，把口袋和油瓶递给营业员

說：“买一斤洋油，二斤盐。”

營業員接过东西，笑咪咪地对胡友江說：“这柜台上
有紙牌子，牌子上面有貨物的名称，你要买什么請你拣什
么牌子給我。”

这又难住了胡友江，他楞了一下，不敢动手去拿。營
業員微笑着說：“我們为了配合文化革命，搞了个顧客識
字处，还是請你拣一下吧。”

沒法，胡友江只好装模作样地去翻了一陣，紙牌子很
多，上面都是黑字。他翻了老半天，猛然看到似乎有“洋
油”、“盐”几个字。再仔細一看，不錯，正是刚才路上学过的。胡友江連忙拿起来給營業員看，營業員点了点头，随
即笑嘻嘻地去称盐、打油。胡友江才松了口气，用手擦了一
下額角上的汗珠。他本来很恼恨那小鬼，这一下又从
心里感謝他了。因为不是这位小学生教他，又要现丑了。

胡友江攜着洋油和盐出了供銷社的門，心想：真不簡
单，到合作社买点东西，出了两身汗，如今睜眼睛子要走
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路，真是寸步难行啊！想到这里，他
又回过头来到供銷社去买了一枝鋼笔，一本簿子。